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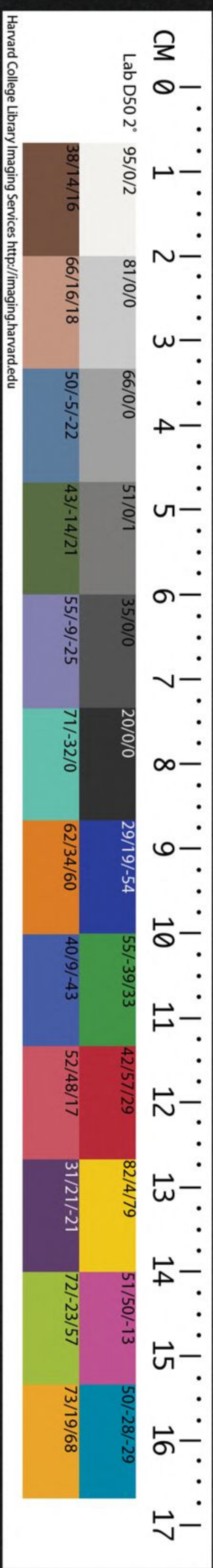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98)

唐史

卷之百九十九



史緯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三十

列傳

文藝

唐有天下，文章三變。太宗時，文章猶沿江左餘風，故王楊為之伯。玄宗時，文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等和之。軼漢而接秦，唐文之盛，此其極也。

袁承序，長安人，漢司徒滂至承序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

者四世，淑顛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為海內右姓。高宗為晉王，太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陳亡百司奔敗袁憲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王世充篡隋
羣臣奉表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
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詔拜晉王友加弘文館學士卒從弟
利貞高宗時爲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
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言前殿路門
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
門人罷散樂不進帝納之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從孫
誼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宜
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若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
也山東人尚婚媾求利祿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

耶沛大慙

崔信明益都人爲秦川令蹇元自負揚州錄事參軍滎陽鄭
世翼亦驚倨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
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
諸水引舟去

張昌齡南宮人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
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其死
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古副朕所求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豫北門修撰卒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性矜誕爲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

才如此

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襲刃刺季重於座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審言坐免官次子閑閑子甫字子美家杜陵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叅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文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今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亂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爲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瑄爲布衣交瑄敗於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言瑄罪小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資性簡略廷蘭託瑄門下貧病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遂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願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叅軍時關輔饑饉甫

史綱 卷之九十九
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親詣其家。甫見之時，或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欲殺之，其母奔救，乃止。武卒，崔旰作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耒陽令具舟迎，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與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論曰：唐興詩人，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有餘。

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善陳時事，切律精深，至千言不衰。世號詩史。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夫。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沛王聞其名，召署修撰。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貶虢州參軍。」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雍州參軍福時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年二十九。初道出豫章，九月九日，都督閻伯璵大宴滕王閣，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受之不辭。伯璵怒起，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伯璵矍然曰：「天才也。」請遂

疑匿而復
殺之文士
無用至此

成文極歡而罷，勃爲文，初不屬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勃以人子，不可不知醫。長安曹元有秘方，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勃嘗謂唐應繼漢，不可承隋。玄宗時，崔昌採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唐承漢，廢隋爲閏。右相李林甫贊之，集公卿議。伯璵時爲起居舍人，與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二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昌太子贊善大夫，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議復以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

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之，其辭粲然，人人嗟服。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勳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後助、勳、勃又以文顯。福時嘗詫之，韓思彥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福時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爲四傑。炯華陰人，爲益川令，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照鄰范陽人，喪父號嘔，手足攣廢。照鄰以當高宗時。

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病廢著五悲以自悼病久與親屬訣自沈於潁水賓王義烏人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書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作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作討武氏檄其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已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一抔之上未

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媿在前謙也盈川文安得比子安詩更不逮遠甚元萬頃後魏之裔武后時與胡楚賓等召入禁中撰列女傳等書朝廷疑議皆密使叅處以分宰相權時號北門學士楚賓秋浦人屬文必酒中下筆高宗以金銀杯斟酒飲之文成

輒賞賜沈飲無留財費盡復出賜以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
中事人及其醉問之熟視不答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
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史思明陷河洛正與其弟
昇父詢情匿山中思明懸購之甚急正謂其弟曰賊識吾名
知難免矣我義不受汙有死而已賊旣得正兄弟誘以高位
固拒之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詔錄仗節十一姓以正爲冠贈
秘書少監子義方福建觀察使

李適萬年人擢修文館學士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及寤曰吾
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望京師吾樂之可植松千株
爲墓樹時往臥石榻上置所讀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人稱

其達中宗景龍二年以李嶠等四人爲修文館大學士適等
八人爲學士薛稷等十二人爲直學士象四時八節十二月
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
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
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
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賦詩學士皆
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
取幸云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爲尚方監丞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
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詩后覽之

史記卷之九十九
嗟賞更奪袍以賜時張易之兄弟寵昵之問爲易之奉溺器
及敗貶瀧州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用事仲之與
王同皎謀殺三思之問知之令兄子曇上急變遷考功員外
郎睿宗立流嶺南賜死之問與沈佺期齊名時號沈宋語曰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之問父令文富文辭工
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
拔取角折其頸殺之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慈
精草隸世謂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
坐事流朱鳧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
大呼薄賊曰動者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敢動遂平之之慈

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侍婢之慈日執笏立簾外
吟唱自如

閻朝隱欒城人遷給事中武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朝隱沐
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疾愈大見褒賜其佞
譎如此先天中貶通州別駕卒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父善崇賢館直學士淹貫古今而不能
屬文人號爲書籠爲文選注敷析淵洽坐事流姚州赦還居
汴鄭間講授諸生傳其業號文選學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
意書成以示邕邕默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
附享見義善以其注不可易故兩書並行邕見李嶠言讀書

仁子美有
熟文選
埋之句况
共他乎

未徧願一見秘書，矯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矯試問與義，辭辯如響。矯歎曰：「子且名家，薦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邕出，或曰：『萬一忤旨，禍且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曰：『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長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仙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其所行，

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貶富州參軍事。玄宗卽位，遷御史中丞，出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謁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邕素與張說相惡，會仇人告邕受贓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一張之角，挫韋氏之鋒，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是邕有功於國也。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生無益於世，不若殺身以明賢，請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

德改行興林父陳平之功。臣得瞑目以附禽息北郭之迹。志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語。云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邕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哀矜才能之德也。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州流瑋嶺南。邕妻溫氏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不容於眾，貴近側目，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感歎，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詞賦，獲蒙恩私。邕之禍端，遂自此始。邕比任外官，卒無一言。天章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便繫牢戶，水漿不入，氣息奄奄，惟更是聽。迫邕

手書貸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供奉，指為姦賊。於時甌使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投身荒裔，永無還期。妾願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野，庶成夙心。不肖邕後從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灃州司馬，遷括州刺史。復坐誣天子識其名，詔勿劾。邕早有名，重義好善，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會上計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及至阡陌，聚觀後生，風望進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讒媚不得畱，出為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時年七十。代宗

邕卒不免於死禍由

不知止也

時贈秘書監邕雖不顯而文章名天下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鉅萬計性豪放不治細行盧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終虞缺折卒如其言杜甫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爲集賢院校理帝歲遣使采擇天下美女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言鷓鴣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不顧君父陛下震以威烈來以文德其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列從官陪侍封禪使飛

鏃於前同獲禽之一萬一荆軻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瀦穹廬何以塞責帝因詔蕃夷出仗遷主客郎中向少喪母父岌客遠方不還及長將葬母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以娛懌之卒贈東平太守向以李善文選注爲繁與呂延濟劉良張詵李周翰更爲訓解時號五臣注遷工部侍郎卒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裔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

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喜縱橫為任俠輕財好
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遊徂來山日沈
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
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雜錄篇帝賜食親為調羹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
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
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帝嘗賜酒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力
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
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

才名如白
甫乃淪落
不偶如此
造物固難
兼取也

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
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
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
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救免之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尋陽復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其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
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渡
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
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白後裔惟一孫女嫁為

民妻進止有風範。泣曰：先祖志在青山，其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碑，復其夫家徭役。傳正作李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大放心情於宇宙，欲以耗壯心而遣餘年。任華送李白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文宗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吳人，嗜酒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髮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

史不載
史不載

得也。世呼張顛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覩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又聞鼓吹而得筆意。觀倡公孫氏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崔邈，顏真卿僧懷素傳其法。懷素性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洒。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

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中夕彤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之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對，乃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以相與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

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辭去。真卿曰：師豎

釋、氏、語、然、也

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問

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

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

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

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

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

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

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人馬辟易，弓矢

皆墮，自是不復射。李贇曰：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或以彪為
虎子觀此
乃虎之類
耳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至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詩悲悼聞於行在賊平下獄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憐之下除太子中允遷尚書右丞時縉爲蜀州刺史維言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在遠方願上所任官放歸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疾甚作書別弟及親故停筆而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作山水平遠人以其爲天機所到學者不能及也寧薛諸王以師友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初拍也客

未信引工按曲果然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焉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縉哀集數百十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時閭立本善畫恥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丘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官太子右庶子致仕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言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罄折里胥至庭旣出乃敢坐經

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恭則壽

鄭虔，滎陽人。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善圖山水，好書，嘗苦無紙，時慈恩寺貯杏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相如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君云何，答曰：相如官衢州，三年死，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二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死矣。安祿山反，授虔水部

郎中，賊平，與張通、王維囚宣陽里，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所解於圓，得免死。貶台州叅軍事，時號鄭廣文。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喪不詣，林甫約至故人舍，使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叅軍事。穎士作櫻桃詩曰：雖先寢而獲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書百篇，在魏書高貴公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

此通鑑綱目之始也

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林甫死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中書舍人張漸等言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託疾游太室山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將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曰官兵守潼關財用待江淮而足餉道必由漢沔則襄陽今之咽喉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衆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事嶺陝公何遽

輕土地欲取天下笑乎洧乃止洧卒穎士乃客金陵時盛王爲淮南節度使畱蜀不至副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言今兵食所資在東南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鎮撫江淮俄而劉展反賊圍雍丘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耶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授揚州參軍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穎士樂聞人善推引後進皇甫冉等皆爲名士兄事元德秀而友顏真卿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或謂三人

此乃天才
人才則不

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苦被笞楚，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門人諡曰：文元先生。

李翰贊皇人，為文精密而思遲，嘗從縣令借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觀早夭，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曰：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師。張九齡、王維雅善之，維嘗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告，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命之出。浩然再拜，帝問其詩，浩然

可笑

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違恤其他。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開元末，卒。王維過穎川，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崔顥與浩然同時，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十五嫁王昌詩，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此與浩然何異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常袞為觀察使，始擇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均禮游觀。燕集必預，詹嘗見袞，袞奇之，勸之應舉，袞泛

舟飲餞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
孝與朋友信其文章深切明辨與韓愈友善詹爲國子監助
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爲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慟愈
爲哀辭自書以遺羣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及高第爲
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李賀字長吉鄭王裔也七歲能詩每旦日出騎瘦馬從小奚
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曰是兒要
嘔出心肝乃已耳每誤著常爲朋友所取去賀詩尚奇詭絕

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
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吳武陵信州人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以
賓禮邀之武陵不答及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足下
反天子人亦反足下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之法明矣若
能藉士馬土地歸之有司上必容納以倡四海爲國者貳而
伐服而舍不以小惡掩大善寵榮可保骨肉可全何獨不爲
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左
右前後皆其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
師集城下環壘填塹將校攜貳士卒崩離禍發肘腋身死宗

滅何其痛哉。元濟不納，裴度東討，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請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以自爲地。元濟未破數月，武陵告愈曰：黃白氣出西北，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曰：今緣邊沃壤鞠爲茂草，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在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至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以御史員外郎爲之，始若可信，今加

置使以主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皆不可信也。再更旬月，又將以郎中爲不可信，卽更時歲，明公之爲亦不足信矣。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之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耕屯沃土，何必加使增吏也。易直不納，爲太學博士，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柳宗元謫

永州刺史、武陵坐事流永州、宗元數與遊、及北還、裴度厚遇之、武陵謂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雷激電射、天怒也、然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卑世而怒人臣耶、且程劉二韓皆已拔處大州、劇治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爲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薛廷珪河東人、進士及第、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加禮、此真文學也亦可入節義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學書於張顛不成、因工畫、爲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道元畫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愷之僧繇疑不能及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

下壯道子每揮筆必酣飲其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如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世所共知而傳者也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方技

李淳風岐州人通羣書明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議曆法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漢孝武時落下閎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令造之至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

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寫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橫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據地軸傍轉於內又玉繩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擢太史令淳風言經稱郊祀祖稷王肅以郊圓丘爲一鄭玄析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皆祭天也以爲感帝尤屬不稽請四郊迎氣

祀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於經請止一祠詔可預讀晉隋二書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太宗得秘藏云唐三世之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其人生陛下宮中從今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恐濫及無辜且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或不能絕唐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矣帝乃止封昌樂男龍朔三年授秘書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增損劉焯皇極曆撰麟德曆奏之時稱其精密復爲太史令卒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
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書
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已究
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
此後生顏子也出家爲僧隱於嵩山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
經推步漸疎敕一行考前代諸家律法改撰新曆一行撰開
元大衍曆經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
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
屏間聞院僧於廷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方來求
吾算法已合到門卽除一算曰門前水却西流弟子至矣視

之門前水却西流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教盡授其術道士
邢和璞謂尹愔曰漢落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差一日當有
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差謬一行其聖
人乎

甄權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秘
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能挽弓權使殼
矢嚮朔立鍼其肩隅一進遂能射貞觀中年百歲太宗就見
之訪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卒年一百三歲立言爲
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之立言曰後十日午漏上死果
如其言有道人心腹懣煩立言診之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

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時以醫顯者
義興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
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乃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
下熏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進散騎侍郎或勸其著
書貽後世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
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
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
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布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
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奪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
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

十餘洛陽張文仲武后時爲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
作仆廷中文仲診之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不可救頃告
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曰風
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唯頭風與上氣
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
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

袁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
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
挺面如虎當爲武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爲天策
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嶺州見竇

元慶元爽
皆斥死何
云保家

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耶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今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母楊氏見之天綱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子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相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相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君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

得官位終宰相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曰僕及四月數盡矣除火山令至期果卒子客卿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卿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跛男子趨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憬藏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氏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

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此後三日，貶台州刺史。史又有金梁鳳者，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此時公當國，冕以其妖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如何。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冕為宰相，薦於帝，拜都水使者。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榜驛史，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微服謁之。梁鳳曰：李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入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揚州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

遠知諫帝
不宜遠京
國亦不愧
為師矣其
如不省何
哉不仁難
與言以天
命告高祖
可也

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黑。帝懼遣之，後召見臨朔宮，帝事以師禮，問神仙事，詔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位尚微，遠知密以天命告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秦王乎？玄齡告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詔潤州為觀，於茆山以居之。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矣。沐浴加冠帶，若寢者，遂卒。或言壽

蓋百二十六歲云。謂子紹業曰：爾年七十見女君武后時，召見如其年。師正，貝州人，少喪母，以孝聞，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禮之。卒年九十八。謚體立先生。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將封太山，雨不止，帝命道合禱祝，旋霽。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乏。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遺骸若蟬蛻。帝恨之，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其所餘丹無它異。

葉法善，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召詣京師，欲授以官，不拜。帝召方士治金丹，法善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用。由是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爲壇以祭，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之，果有鬼病。睿宗之立，法善有力焉。先天中，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居景隆觀。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蓋百十歲云。

明崇儼，偃師人，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擢冀王府文學。帝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耶。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插室上，樂卽止。上以問宮人，對曰：向者見二怪龍，故怖而止。盛夏，帝思雪，頃之，崇儼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中帝召老人問之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爲武后作厭勝又言章懷太子不德不可爲嗣儀鳳中爲盜所殺該殺嚴譔字善思朝邑人父延通儒術曉圖讖善思傳父業武后時授監察御史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曩營乾陵國有

大難易姓遷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聞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杜生許州人善易占有問亡奴者謂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

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生語使者異而與之乃折道傍躉代鞭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令持錢五百伺於道見使者進鵠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者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得亡奴衆以為神時有浮屠泓黃州人嘗與燕公張說市宅戒以無穿東北王隅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皆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疔補它肉無益也後如其言

張果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

歲人武后遣使召之暴死後人見之恒山中開元中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輒氣絕久之乃蘇晤不敢逼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醮書禮請乃至肩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自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如六七十歲人時有邢和璞善知人壽夭帥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坐密室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命飲之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就寢頃之起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生粲然帝益神果欲以玉真公主降之

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辭還山，賜號通玄先生。至恒山，未幾卒。或言尸解。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之，不肯盡其術，常餘衣帶。帝厚賜以金帛，卒不能得。帝怒，裹以被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美州人自言通神仙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還白撫數百歲，召至，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者良。帝遣使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

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品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藤漬酒，飲者多暴死，乃止。撫慚懼，請求藥牢山，遂亡去。」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待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運。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德宗素驗其術，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幸奉天，賴以濟。李

史紀 卷之一百九十九
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信其言。道茂懷中出一書，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又以縑易晟衫，請題其衿。他日，以爲信。晟從之道茂，再拜而去。及晟收長安，道茂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道茂出衫及書，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曰：「後有發其地者死。」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列女

王蘭英，獨孤師仁之伯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保養師仁。許之時，喪亂饑饉，蘭英啖土飲水，游丐道路以食師仁。後詐爲出樵採，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孤貧。李氏晝耕夜績，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近嗟涕，太宗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敬氏，字象子，河東人。嫁樊氏，生子會仁。而夫死，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及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伺隙遁去。家人追及半道，以死自矢，乃罷。會仁

未冠而卒時敬氏之母亦亡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用生爲不食而死

衛無忌絳州人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無忌從父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斃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氏冒刃立姑側爲賊摔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而可棄耶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

凋今於婦見之

夏侯碎金滑州人嫁劉寂生二女父長雲喪明碎金求長歸侍疾五年父亡被髮徒跣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縣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之

于敏直妻張氏儉之女也儉病篤號泣幾死儉死一慟而卒高宗嘉其孝詔以狀屬史官

賈孝女鄆城人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及彊仁長伺玄基殺之取其心祭父墓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并免之徙洛陽

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彥琛病魏氏曰君病篤矣妾不忍君

斷指亦可
已矣尚欲
強妻之真
狗盜也

獨死願從君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從死非
吾願也彥琛卒徐敬業陷揚州軍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氏
曰夫亡不死而彈箏乎引刀斷其指軍伍欲強妻之以刃擬
其頸曰不從者死魏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死吾志也遂
見害

李畬母不知何人畬為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而贏問於史
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幾何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
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顏氏殷成已之母也叔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吏所陷顏氏率
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缺左耳官晉州長

史盲人之子不盲缺耳
奇所以旌顏氏也

李氏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
男子求為妻不許後數數夢之李氏醜其夢自意顏色未衰
截髮麻衣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旌表門闕名所居曰節婦
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容貌姝美鳳徙儋州為獠賊所殺賊眾
欲妻之玉英曰一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方推
擇玉英更衣立於舟前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沈於海

高敞妻秦氏敞為趙州刺史默啜攻州陷之敞仰藥不死被
執默啜示以寶帶錦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秦氏

史編 卷之一百九十九
秦氏曰君受國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遂瞑目不語默啜
皆殺之

饒娥字瓊真樂平人父勣漁於江遇風濤覆舟屍不出娥年
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勣屍浮出鄉
人葬勣及娥於鄱水之陰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柳宗元
爲立碑

竇伯女仲女奉天人永泰中爲賊所掠行臨大谷伯女曰我
不受汙於賊自投死賊方駭仲女亦躍下而死詔旌其門閭
盧甫妻李氏成紀人父瀾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
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

爭相代李氏亦請代父賊皆殺之又有王泛妻裴氏賊欲汙
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辱耶賊支解之宣慰使李季卿
以狀聞詔贈李氏孝昌縣君裴氏河東縣君瀾渤並贈官
高妹妹父彥昭事李納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彥昭挈
城歸國納屠其家時女七歲納欲免之女曰母兄見背何賴
而生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驚歎詔諡曰愍
楊氏李侃妻也侃爲項城令李希烈襲陳州分兵畧諸縣侃
以城小賊衆欲逃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可也
侃曰吾兵少財乏若何楊氏曰縣若不守倉廩府庫非國家
有也請重賞募死士侃召吏民諭以死守不可失身從賊衆

泣許諾乃令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楊氏自爨以享衆使人謂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能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賊將中矢死遂引去詔遷侃太平令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城賊退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氏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皆補果毅都尉

奇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貶嶺南以妻少與之訣曰生死不可期汝年少可亟嫁無相須也董氏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沐髮墮無餘

李妙法博野人適他州聞父亡欲奔喪其子不能去割一乳以行旣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視之宗族不許女持刀刺心乃爲開墓女見棺剪髮拭去塵土結廬墓左手植松柏及母亡廬墓終身

謝小娥豫章人爲段居貞妻居貞與小娥父行賈江湖爲盜所殺小娥聞之自投江流救之獲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

小娥父與
唐貞為賊
所殺冤魂
欲藉女報
仇何不明
言名字

告之曰殺我者車中猴東門草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也。以問內外親皆莫能曉隴西李公佐曰車中猴東門草申蘭也禾中走一日夫申春也可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大盜小娥詭服為男子物色之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以謹信自効為蘭所信任包苴皆委之小娥見所劫服用故在出入二年伺其便它日蘭大集羣盜置酒至人散蘭獨與春醉臥堂中小娥拔佩刀斬蘭首春驚起小娥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千萬賊黨十人小娥悉疏其名上之官皆抵死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佛終身

蕭氏韋雍妻也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叛雍被劫蕭氏泣隨之左右格之不退雍臨死蕭氏呼曰我義不苟生願今日死君前行刑者斷其臂至夕死詔贈蘭陵縣君

程氏衡方厚妻也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臥棺中昌齡使蓋棺方厚死程氏不哭昌齡厚遣其喪程氏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冤下御史鞠治得實昌齡伏辜文宗封程氏武昌縣君賜一子官

崔氏李廷節妻也廷節為邠城尉王仙芝破縣被執賊見崔氏美將妻之罵曰我士人妻也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汗賊怒

剗其心食之

封綯字景文，殷保晦妻也。能文章，工草隸。黃巢入長安，悅其才色，欲妻之。綯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及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慟而絕。竇氏，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也。同州軍亂，逐節度使，畢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其首將殺之。竇氏蔽捍持賊，賊斫之，終不解，畢得脫走。竇氏幾死而愈。

盧氏，李拯妻，美姿容，能屬文。拯爲翰林學士，陷於襄王熈，熈敗，拯死。盧氏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斷其臂死。

趙氏，山陽人，父盜鹽當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耳。」情

有可原，如不見原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笈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依佛法以報，截耳自誓，卒不嫁。」

周廸妻某氏，與廸行賈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食。妻曰：「今勢不兩全，舅姑在堂，君可急歸。」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廸將出城門，過屠肆，見妻首已在柈矣。

最慘不堪讀

朱延壽妻王氏，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田頔謀歸唐。事泄，行密詐召延壽，欲以揚州與之。延壽將行，王氏曰：「今得揚州，成宿志，上報朝廷，非獨一家也。願遣使相報，及延壽往而使不至。」王氏曰：「事敗矣，部家僕授兵。」

器方謀拒守而行密兵至王氏盡出家財施衆人發火焚衙
宇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遂赴火死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乎主德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受其禍太宗
檢貴倖裁賞賜故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妻產亂朝
廷武韋族屬同汗鈇鉞玄宗初年法行親近內外修勅天寶
以後委政國忠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無遺蓋數十年之
寵不償一日之慘寧不哀哉代德而降旣無厚寵而亦無大
戮受恩濫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長孫无
忌武平一吳淑輩弗緣內寵者見別傳云

天子無戲言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之弟隋文帝獻皇后之姪也高祖受禪
擢工部尚書帝嘗與戲曰姑姊子悉有天下次當及爾耶懷
恩內喜以爲天命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
帝遣懷恩代將無功詔書切責懷恩怨望居常咤曰我家渠
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時劉武周與宋金剛略滄州帝發關
中軍屬秦王屯柏壁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謀欲引王行本軍
與武周連和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行
本將其兵部畫已定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
恩與永安王孝基內史侍郎唐儉攻夏縣爲金剛所掩皆沒
君寶與開府劉讓戲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唐儉聞

之及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曰王者不死果然會
 武周遣劉讓還求罷兵儉附讓白懷恩奸狀時行本舉蒲州
 降懷恩入城帝幸之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
 不知也單舟以來遂縛之窮索黨與縊死於獄

武士護則天皇后父也世殖貲喜交結高祖領屯汾晉嘗宿
 其家因被顧接及畱守太原引為司鎧參軍高祖募兵既集
 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副畱守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
 弘基等皆三衛逃卒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護
 曰此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未發司兵參軍田德平
 欲勸威劾募人狀士護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

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乃止從平京師為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荆州都督卒高宗贈士護太原王武后革命追冊為帝先天

召削偽號仍為太原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

娶楊氏生三女長女妻賀蘭氏次即后季女妻郭氏不顯后

立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楊氏以二子事已有

闕使后上疏出之於外以示退讓元慶斥龍州死元爽流振

州乾封時元慶子始州刺史惟良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

泰山下后姊韓國夫人有女在宮中帝愛幸之后導帝幸其

母所惟良懷運上食后寘毒焉女食之暴死后歸罪二人誅

之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以韓國男賀蘭敏之為士護

武媚先覆
 其宗矣豈
 獨殺唐子

楊氏老矣
無恥至此

後賜姓武敏之詔秀自喜，悉於楊氏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楊氏卒，后出珍幣建佛廬，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強通焉。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怒，流雷州，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承嗣既還，襲周國公，遷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文昌左相，性輕忍。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窈娘得詩，抱恨而死。承嗣怒，使酷吏殺之。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位及已，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議追王先世，立宗廟，悉王諸武，諭鳳閣人張嘉福，使人上書請立已爲皇太子。

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可。承嗣怨長倩等，誣殺之。及后決意還太子，承嗣與三思俱免。承嗣憤快而死，子廷基襲爵，與妻永泰郡主私語，張易之兄弟事，語聞，后怒，令自殺。元慶子三思，太后時擢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三思性傾諛，善迎合上意，故后信任之。爲僧懷義御馬，言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覩然不恥。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建三陽宮於嵩山，興慶宮於萬壽山，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請太后臨幸，已與二張扈侍，私竊威福。其子崇訓尚公主，中宗居東宮，欲寵耀之，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及沈佺期、宋之問諸名士造作文辭，慢褻相矜。

中宗卽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兼左衛將軍。三思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桓彥範等誅二張，薛季昶勸并誅三思，不從。三思潛入宮中，反易國政。彥範等失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竄殺五王，構害良善。三思旣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忌節愍太子謀廢之，太子懼，發羽林軍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帝爲舉哀，廢朝五日。公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父子皆斲棺暴尸。

周仁軌，萬年人，韋后母族也。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後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殺之。

楊國忠，本名釗，貴妃從兄也。少嗜飲博，無行檢，不爲姻族所齒。年三十，從軍蜀中，資用困乏，富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也。哀其貲至成都，携蒲，一日輒盡，乃亡去。章仇兼瓊節度劔南，宰相李林甫忌之，兼瓊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使仲通之長安。仲通以國忠見兼瓊，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謂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大喜。至京師，見羣妹，咸致贈遺。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妹言國忠善携蒲，玄宗引見，擢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入供奉，主蒲簿，計算鉤畫，分

銖不誤，帝悅之。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搏鷲，可用倚之。國忠乃深文峭法，誣讎被誅者百餘族。林甫深阻固位，國忠乘以爲奸，肆意無所憚。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兼十五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制度支，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鉅萬，國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之食，今天下太平，請所在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賜羣臣有差，錫國忠紫

衣金魚，知太府卿事，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構御史大夫王鉷誅之，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帝始疎林甫。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於瀘川，舉軍沒，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敘戰功，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度支營田使，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拜御史大夫，兼領吏部。國忠以雲南無功，恐爲林甫所倚，撫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實杜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貴妃亦爲之言，帝益厚國忠而薄林甫。國忠就道，帝遣驛追還，林甫病困，國忠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

史綱卷之九十九
入相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卽窮擿林甫好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號國居宣陽坊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先是擬選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召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中在旁旣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爲異帝常以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春乃還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周垣相連蔓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貲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叢夥第署一字猶不能盡故吏得操輕重

賂遺無所忌始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漏下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旣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京師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言屬邑水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無敢以水旱聞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遣戍瀘南凡募法願往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御史迫促郡縣吏無以應乃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遣劔南畱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閩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反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隻輪不反人銜怨毒無敢言者

太子監國
未必盡誅
楊氏國忠
自速其亡
蓋國忠環
亂天下無
不死之理
也

安祿山方有寵，又總重兵，國忠忌之，屢於上前言其必反。祿山以帝遇之厚，欲候帝晏駕，方圖叛逆。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取信。諷京兆尹李峴圍祿山，賜第，捕其客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諸女弟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事遂寢。哥舒翰守潼關，按兵拒險。國忠疑其欲反，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潼關不守，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拒守，可十萬人。眾議不同。帝召宰相計事，國忠請幸蜀。帝然之。明晨，帝出延秋門，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

數百人護帝，進次馬嵬。將士飢，不勝憤怨。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懼亂，謂諸將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皆由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如何？」眾曰：「念之久矣。」因禽國忠，斬之。爭噉其肉，梟首以徇。四子及妻裴柔俱見殺。柔故蜀倡也。是日，貴妃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收復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贄曰：「玄宗親平韋氏，身見女禍，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史緯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三十一
列傳
宦者

史緯卷一百

唐書三十一

列傳

宦者

唐制內侍省官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鑿燭。五曰內府，主中藏出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時，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不任以事，唯門閣守禦，廷內掃除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

奢不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貴重，持節傳命，光焰赫奕。所至郡縣，奔走獻遺，修功德，市禽鳥，皆爲之使。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加尚父，元振號驃騎，朝恩稱軍容，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朱泚，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自是威柄下遷，政在宦人。銳士劍客，皆養以爲子。巨鎮疆藩，爭出於門下。小人之情，險薄無賴。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

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殂，憲敬以弑殞。文宗以憂憤崩，至昭宗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逆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故取中葉以來宦人著之篇。

高力士，本姓馮，益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力士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爲子，善武三思，復入禁中，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及平韋氏，擢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

季曰使脫
韓豈非奇
士

宦者娶妻
可憐誤此
國色

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善揣事勢雖其親昵
若不可救不肯爲之言肅宗在東宮兄事之諸王公主皆呼
爲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胸有七黑子河間呂玄晤女
有國色力士娶之玄晤自刀筆吏擢少卿玄晤妻死中外贈
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李林甫知帝憚幸東都而
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國用稍充帝謂力
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
若何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若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
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且天下柄不
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

謠謬當死由是還內宅不復與事加驃騎大將軍帝幸蜀力
士扈從封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
漢北皆爲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從
上皇還京上皇徙西內力士爲李輔國所譖長流巫州巫州
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
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
哭歐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
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
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

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逸乎。力士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以問力士。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李輔國以閹奴事高力士。後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誅楊國忠。勸太子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卽位。擢元帥府司馬。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封成國公。專掌禁兵。權在掌握。帝爲娶元擢女。

爲妻。輔國常止銀臺門。決事稱制。敕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李峴輔政。上言其非。乃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必審覆。輔國不悅。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輕之。輔國欲立功自顯。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問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宮有長慶樓。南俯大道。上皇每登樓觀覽。父老過者。皆拜舞。輔國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曰。聖皇仁慈。豈容有此。對曰。皇上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

是

蕭宗狗聞人意以遷父為功可歎

居西內帝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詐稱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射生官遮道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驚失轡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阉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死鬼矣左右皆流涕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視事南省既得志求為宰相帝寢疾太子

監國張皇后召太子曰輔國元振等久典禁兵制救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恐作亂當誅之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勲舊不請而誅不可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以告輔國輔國伏兵凌霄門殺越王係因弒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先詣之輔國乃自安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營田五坊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懼表乞解官詔封博陸王司空尚父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

謝表闡者不納，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積不能平，遣人夜刺殺之。何不顯誅之

程元振，三原人，少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元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宰相裴冕與元振忤，元振發小吏賊私，貶冕施州。來瑱在襄陽，元振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詞不順，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惡李光弼數媒孽之，方帥由是携心。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應者，虜至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

巷，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諫諍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紛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以神策兵付大臣，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

史綱 卷二百
九
詔削元振官爵放歸故里。帝還京，元振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陳景佺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魚朝恩，瀘州人，知內侍省事。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初，朝恩以神策兵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於華陰，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使，專領神策軍。郭子儀有定天下功，朝恩嫉之，乘相州敗，醜爲詆毀。肅宗雖不納其語，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朝恩與元振一口加毀。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

安朝恩內慚，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畿甸，今欲幸洛陽，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之曰：勅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子儀亦言不可，乃止。朝恩引輕浮子處門下，講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封鄭國公。朝恩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元載爲相，雖彊辨，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易執政，會百官

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無與焉且軍拏而不解故天降之災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兵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廩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百官咸在朝恩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恩又使人盜發子儀先冢神策都虞侯劉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皆誣服死錄貲產入之軍時號入地牢

每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童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用崔昭爲京兆尹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浩自是朝恩隱謀悉爲帝知朝恩頗知帝意潛謀不軌帝倚載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屯陝載乃以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徙溫節度鳳翔以自助郭子儀密言朝恩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畱溫京師約皓共誅朝恩謀

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既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待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傲慢強辨皓與左右禽而縊殺之賜劉希暹死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簿最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以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忌宿將難制廢天威將軍入左右神策詔文場仙鳴分總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求援引者足相躡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

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聖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仙鳴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竟死文場致仕卒

吐突承瓘閩人也憲宗立擢左神策護軍中尉王承宗叛承瓘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以爲可任詔承瓘爲招討處置使將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諫官李勣段平仲等對延英謂古無中人爲大帥恐貽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尉使承瓘踰年無功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有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劾承瓘輕謀費財損國威不斬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瓘寃狀

宋明閩中
却無一人
在事抑有
氣運耶

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受。李絳論其罪，乃出承瓘監淮南軍。帝後欲還承瓘，罷絳宰相，復召爲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請立禮王，不從。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時諸道歲進闈兒，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數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中官先塋，時號救使墓戶。宣猷卒，用羣宦力，徙宣猷觀察使。有區數自墓戶馬存亮，河中人，爲左神策中尉。敬宗時，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謂韶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禁，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

昏夜爲變，有詰問者，韶殺之。出兵大呼，時帝擊毬清思殿，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賊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取乘輿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時內外不知上所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大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始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其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

弒宣宗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劉克明史亡所來敬宗善擊毬神策隸卒陶元皓斬遂良等以毬工得見便殿或問里惡少年帝與爲戲樂夜宿殿中帝嘗閱角觝有碎首斷臂之戲歡甚厚賜之帝所親幸旣皆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中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魚弘志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佐明定寬弒帝於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

作詔書令絳王領軍國明日絳王卽位樞密使王守澄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以徇

仇士良循州人爲內給事出監鳳翔軍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斥稹官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擢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與右神策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執相臣王涯舒元興等士良脅令自陳反狀以示於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李石

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
曰逆賊含憤九泉今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
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
君側書聞士良沮懼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繫
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
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自甘露之
變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閒
坐思政殿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况朕如何主墀再拜

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墀
惶恐帝曰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及遠
矣因泣下墀亦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
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以帝有疾不視朝謀奉太子
監國士良與魚弘志矯詔立穎王爲皇太弟而太子還爲陳
王武宗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珣嗣復罷去弘逸季
稜誅死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
裕得君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兩軍
曰可爭之德裕以白帝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
宰相何豫爾何敢若是士良不敢動士良不自安以疾辭罷爲

仇賊不殺
可恨
此可施之
庸主耳若
遇武宗其
術亦無所
用

內侍監請老士良之去也中人送還第士良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倖薄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闡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直學士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關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何敢與覆宗事士

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不敢告人將沒以告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楊復光閩人也黃巢之亂復光爲忠武監軍節度使周岌受賊命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中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特恩與義耳公起匹夫封侯授節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昧恩義至此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欲陽合而陰離之今當如君教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復光卽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

蔡州叛，復光以忠武軍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部將王淑將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以鹿晏弘、王建等爲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逆戰，大敗之。遂收鄧州，會母喪，班師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兵。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若諭以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遂出京師。平封弘農，公卒。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僖宗狂昏，始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政事委之，呼爲父。帝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

帛賜伎子歌兒，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令孜販鬻官爵，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廢弛，所在盜起。拾遺侯昌蒙不勝憤言，闔尹用權亂天下，賜死。黃巢陷東都，令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至成都，封晉國公。帝見蜀阨陋，拂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潸然流涕。令孜伺閒開釋，因盛稱鄭畋、王鐸、陳敬瑄等方并力，賊不足虞。初，陳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而不及黃頭軍，軍士皆怨。令孜令孜

此自出官者非天子意也

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因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受曰軍容能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怒飲以酖酒琪覺之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上疏曰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同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一生者也昨者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

於勅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遷而宰相無所據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可諫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參軍使人沈於墓願津及琪敗走令孜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語左右輒流涕令孜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以養子王建等統之養子匡祐宣慰河中與王重榮有隙還勸令孜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重榮不奉詔表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與太原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大戰於沙苑王師敗走還邠州與重榮合克用逼京師令

史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孜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渡牢水次陳倉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邁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自引兵追行在兵及中營左右被殺掠者不可勝計次大散關道險阻帝幾危者數矣孜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假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孜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畱不去孜奉襄王熅卽僞位孜敗帝乃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以足痛令孜怒扶王彊之行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自署劍南監軍

使闕拱宸奉鸞軍自衛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長流僊州令孜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自署防禦使因畧定利閬邛蜀黎雅等州詔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曰吾子也以書召建建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許之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建入成都囚令孜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欲殺文通召見喜之養以爲子卽李茂貞也故上書雪其罪詔以令孜爲湖南監軍後與敬瑄俱爲王建所殺

楊復恭復光從兄也。僖宗出居興元，爲樞密使，制置經畧，多更其手車駕，還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頗專朝政。帝曰：朕不德，爲爾援立，當減省侈靡，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因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畫輪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日大行從，宮中苑中，日小行從，帝詔一槩減半。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厭復恭橫恣，惠安太后弟王瓌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

危唐陛下，誠愛瓌，任以他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帝乃止。瓌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詈之，遂居中任事。復恭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復恭兄子守亮爲節度，覆瓌舟於江，親屬賓客皆死。以舟敗聞，帝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養子胡守立武勇冠軍，爲天威軍使。帝欲斥復恭懼其爲亂，乃好謂復恭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旣勢均，遂與復恭相軋。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帝方與宰相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因指復恭。復恭曰：臣何敢反。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

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輔朕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緯出守江陵復恭使人劫之貨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譏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行丐致仕許之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復恭殺之於道復恭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其謀亂詔順節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復恭守信率兵拒戰會日暮出奔興元順節已逐復恭橫暴益甚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白其有異謀有詔召

宣全

順節以甲士三百人從至銀臺門門者呵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斬之從者大譟剽永寧里盡夕乃止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等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宦尹惜其類不可帝亦以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解之茂貞遂擅與行瑜討之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慢悖不臣帝乃下詔令茂貞討之破其城復恭守信奔閬中茂貞請以子繼密爲畱後帝不得已從之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等將北奔太原爲韓建所獲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我隋家子孫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

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本出微單，擢樞密使，李茂貞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神策中尉西門重遂謀誅之，乃以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討之。茂貞引兵迎戰，王師潰，遂逼臨臯，暴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周謹，重遂以謝。茂貞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全瓘與鳳翔衛將闡圭脅帝狩岐，行實縱火剽東市，帝登

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鴟死十二三，夜爲軍士所剽掠，哭聲震野。克用兵近，帝徙駐石門，茂貞恐殺全瓘、景宣等，自解。天子還京師，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自危，先是王子病，醫工車讓謝筠入侍疾，久不出，季述等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藉，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與汴即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李振上計京師。巖謂振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主，常也。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季述太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宰相崔

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禱塞災咎、大不道、兩軍知之、可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皇太子見羣臣、卽召百官署奏、季述衛皇太子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佈、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倦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議、宮監

妙

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衆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與帝同輦、左右十餘人、幽於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鑄、令李師虔以兵守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太赦天下、改東宮爲問安宮、季述等誅戮以立威、晝出尸十輦、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方寒、公主嬪御無衣衾、恐帝作詔書、筆紙皆不與、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僞書、從古有之、季述因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

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
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遣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李振曰
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闖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
諸侯乃囚希度遣振至京師與胤謀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弒
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
衆辱之督其償胤問之曰若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立大功
小嫌何足羞割帶內金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
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斬之叩少
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
頭入宮人毀扉出帝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

皇后亦求
得

季述至樓前胤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挺帝詰季述
萬挺皆進季述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季述
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
容管節度使並同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檢校
司徒邕管節度使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
比初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
旨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
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云
韓全晦張彥弘皆不知所從來全晦爲樞密使劉季述誅崔
胤陸扆見武德殿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

唐室之亂
久矣其亡
至此乃决

左軍以衛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異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曰崔胤奪軍權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胤所請若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以軍還北司便帝乃以全晦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表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胤怒全晦等因諷茂貞畱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又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奈何偓曰初何為召耶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晦彥弘恣暴帝不平胤請盡誅之全晦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詔囊封奏事宜官求佳麗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訶由是胤計

多露全晦等與李彥弼繼筠交通謀亂令狐渙請召胤及全晦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邪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全忠悉師討全晦帝欲其與茂貞同功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晦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禪位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之帝未許時在乞巧樓全晦急即焚樓帝降樓乃决西幸帝未即駕彥弼等逼促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時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也全晦等遂焚宮城崔胤率百官迎

全忠於灊橋入長安一昔而西茂貞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
四人全忠襲破李繼昭於武功禽斬六千級全晦懼請救於
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圍
鳳翔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
降全忠屯三原胤至泣謂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全忠率
精甲五萬與茂貞戰於鳳翔岐兵敗死者萬餘茂貞乃嬰城
自夏訖冬兵連不解勝敗畧相當援兵十餘壁數爲全忠攻
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取鄜坊成隴等州劫鈔以佐軍餉
進攻東城焚橋鏖戰李繼寵出降茂貞懼謀誅中官以紓難
遺全忠書曰禍亂之生全晦首之變與舍卒故迎天子至此

公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全忠僞許之軍薄城大譁城中
皆無鬪意帝召茂貞全晦彥弼等議和中官沮罷之他日帝
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餓死者十二三公主夫人間日
食今糧將竭奈何皆不對有衛士遮全晦罵曰今餓死者十
萬徒以軍容數人耳李繼昭出降外兵詬守者劫天子賊守
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
圍益急帝謀歸全忠以紓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
軍詔崔構往又命宮人寵顏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
衛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

頗似李催
鄠汜時

皆全忠奸惡處

全忠圍岐數年人已破膽豈有無定謀

而卒起殺之者帝亦愚矣

張后尚為輔國所殺宦官橫逆久矣

誅矣於是全晦彥弘易簡敬容皆賜死繼筠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以首送全忠曰是不肯使乘輿東者皆斬之矣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言不已日稟王旨然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帝遣寵顏賜御箱寶器使罷兵又殺中官七十人全忠復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有詔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意衛兵或有能殺全忠者因復係解目全忠為繫之全忠跪結履汗出浹背而左

右無動者是夜帝三召之全忠辭不見令朱友倫以兵衛帝帝還京師胤全忠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畱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詔諸道監軍所在賜死罷監軍院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晦彥弘云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子儀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文宗

史綱 卷二百
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官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酷吏

索元禮，胡人也。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急變，召對擢爲推使，卽洛陽牧院爲制獄。凡訊囚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

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以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籠擊其首，加以楔，至腦裂髓出而死者，每鞠一人，窮根柢，輒相牽聯，至數百人，猶未能訖。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權。故論殺最多，來俊臣繼之。天下謂之來索。後以苛猛受賅見劾，后欲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來俊臣，萬年人，客和州，爲奸盜，下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一百。武后時，續以罪誅。俊臣自陳，前上琅邪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擢侍御史，按獄稱旨。后陰縱其慘，以

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嫌皆入於死拜御史
中丞俊臣引侯思止王弘義等聚不逞數百人造飛語誣讟
公卿上急變雖隔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牒右署曰請付
來俊臣或思止等推實必得時流爲羅織后於麗景門置獄
勅俊臣等按事百無一貸弘義謂之例竟門言入者例皆盡
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等作羅織經一篇咸有首末按以從
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於鼻掘地爲牢或寢以溷溺
或絕其糧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
先殺重囚乃宣詔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
地吼四著臣應作承卽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卽死十求破家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
凡囚至先布械於前示之莫不震懼多自誣服俊臣猶恐囚
或不承乃奏囚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俊臣專以誅夷
大臣爲功誣告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
等下獄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所害有子九歲上變得召
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陛下試取反狀不實者付之彼必
希旨誣以爲實臣父死家亡本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
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
侍范雲仙虔勗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怒使衛士亂斫之雲
仙言曾事先帝求免俊臣命截其舌與虔勗卽時死俊臣納

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免為民。復授殿中丞，坐賊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進司僕少卿，賜奴婢十人。以官戶無姿色，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割耳務面訟寃，乃止。綦連耀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俊臣殺數十族，欲擅其功。并中頊以法，頊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殺司刑史樊戩，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乃自刳腹。秋官侍郎劉知璿見之流涕，俊臣奏與同惡，知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詔免死，流漢州。上已，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於石，抵中者則告之，因抵李昭德不中。昭德聞之，謀劾其罪未發，段簡妻王慶誥女

奇

衛而

楚矣

見奪美

之為禍也

自取死

自取死

也有色，俊臣矯詔娶之，會妻族衛遂忠與俊臣善，詣之，聞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命縛而毆之，妻慚見辱，自殺。簡有妾美，俊臣復求之，簡懼而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遂有異圖，欲告廬陵王及諸皇嗣，與南北衛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俊臣嘗倚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共證其罪，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醢其肉，須臾而盡，以馬踐其骨，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宗必覆，后赦其罪，周興亦萬年人，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刻，誣殺數千人。」武后稱制。

興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左史江融有美名興誣融與徐敬業同謀斬於市融臨刑叱興曰吾無罪而死不赦汝遂斬融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流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神勣爲左金吾衛將軍后使害韋懷太子於巴州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拜大將軍

侯思止醴泉人爲高元禮家奴恒州刺史裴貞好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付周興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教之曰上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遷侍御史元禮又教之曰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宅旣而果賜之以所教對后益喜恩賞優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心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爲所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作御史當曉理義而曰白司馬孟青

是何語。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引元忠就坐。思止出言既鄙，而訛人效之，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曰：我用之，何故誚之？獻可具奏鄙語，后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曰：俊臣往劫慶誥女，已辱國，此奴復爾耶？榜殺之。

王弘義，衛水人，以飛變擢侍御史，與來俊臣競爲慘刻。暑月繫囚，爲狹室，積蒿施氈，屬其上，囚熱欲死，自誣乃舍他獄。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檄縣言園有白兔，縣集衆捕逐，哇菰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來俊臣

小人哉

貶弘義流瓊州，矯詔追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按之。弘義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曰：我爲御史，子乃囚耳，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城人，爲寧陵丞，自請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有疾，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染指嘗之，喜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元忠惡其諂，暴語於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思徵忽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來取汝。弘霸援刀自刳其腹死。時大旱而雨，洛陽橋久壞，至是

始成后問羣臣外有佳事耶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武康人遷監察御史武三思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等謀殺之事覺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承嘉欲原其罪赦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無所問囚呼曰宰相附三思嶠附承嘉耳語紹之悍然不顧命力士曳囚築其口反接送獄中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死當訴爾於天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奉使過汴州廷辱參軍魏傳弓及傳弓爲御史紹之坐贓詔傳弓按之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減死貶瓊山尉逃還萬年尉捕獲

好執政

折其足

周利貞亡其系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利貞忽饋佳魚於刺史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故曰適見魚者將禽之舍魚而逃闌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御史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以告三思五王貶湜勸三思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湜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利貞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御史中丞遷廣州都督顛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等酷吏終身不齒尋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

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辦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崔武、舊黨、鉏、戮、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黜奸不必行也。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庭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乃擢典要藩，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及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京師。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

利貞不起
亦不至死
此天道之
妙也

奸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朝廷之儀，不可不肅。奪俸三月，貶利貞邕州長史，賜死。

王旭，珪之孫也。遷侍御史，製獄械，名驢駒、拔、檟、犢子、縣等。又縋髮以石脅服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閭里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其兄為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為傭事旭，旭不知，愛任之。奴疏旭請求積數千，希虬訴於王。王以聞，詔劾治，貶龍川尉死。

吉溫、項從子也。爲新豐丞、太子文學。薛巖得倖，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不良。」罷之。御史遣溫到河南府，有所訊詰。溫并治河南尹蕭炅，李林甫善炅，得免。炅爲京兆尹，而溫調萬年尉。人爲之懼。溫不辭。高力士間出就第，炅每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及炅至，力士指溫曰：「吾故人也。」他日溫到府，謝曰：「前者國法，今而後請，一心事公。炅大悅。」林甫與李適之有隙，適之領兵部，林甫劾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於廷左右，取二重囚訊於後舍。楚毒不勝，諸史惶懼，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成，適之遂得罪。林甫以爲能。溫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也。林甫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主治詔獄。希奭亦文深酷虐，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隨林甫所欲，浚浚鍛煉，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綱、林甫惡楊慎矜，飛書言慎矜私藏圖讖，委溫以獄。溫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皆誣服。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溫每先成奏，乃引囚，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者。鞭楚未收，而獄具矣。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謂之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

說得好笑

以官公若薦我為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拜雁門太守、以母喪解、楊國忠當國起為御史中丞、兼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於傳、以俟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感其德、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薦溫為武部侍郎、時國忠與祿山爭寵、不善也、河東太守韋陟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坐受賂、奪民馬、貶端溪尉、希奭出為始安太守、溫依希奭以居、國忠遣蔣沈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尉、遣使者殺溫、溫之斥、帝謂從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

祿山反、求溫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

從賊之臣
如此辱之
亦當

崔器、淡州人、肅宗入京師、為三司使、器令王官陷賊者入含元殿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後蕭華自賊中來、言王官為安慶緒驅脅、聞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眾心復搖、帝曰、朕為崔器所誤、疾亟叩頭若謝罪狀、曰、達奚尹殺我、敬羽、寶鼎人、肅宗初、擢監察御史、每議囚、仆之於地、以門牡輾腹、掘地實棘、席蒙其上、灑坎訊鞫、囚不服、則擠之於坎、人多濫死、岐王珍謀反、詔羽劾之、羽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

